

## 頓漸品第八

時，祖師居曹溪寶林；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。於時兩宗盛化，人皆稱南能北秀；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，而學者莫知宗趣。

師謂眾曰：『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；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，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』

然秀之徒眾，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？秀曰：『他得無師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，豈徒然哉！吾恨不能遠去親近，虛受國恩。汝等諸人毋滯於此，可往曹溪參決。』

1.

一日，命門人志誠曰：『汝聰明多智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；若有所聞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』

志誠稟命至曹溪，隨眾參請，不言來處。

時，祖師告眾曰：『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。』

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

師曰：『汝從玉泉來，應是細作。』

對曰：『不是！』

師曰：『何得不是？』

對曰：『未說即是，說了不是。』

師曰：『汝師若為示眾？』

對曰：『常指誨大眾，住心觀淨，長坐不臥。』

師曰：『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；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  
「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，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。」』

志誠再拜曰：『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；今聞和尚一說，便契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為教示！』

師曰：『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，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？與吾說看。』

誠曰：『秀大師說，諸惡莫作名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慧，自淨其意名為定，彼說如此，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？』

師曰：『吾若言有法與人，即為誑汝。但且隨方解縛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師所說戒定慧，實不可思議，吾所見戒定慧又別。』

志誠曰：『戒定慧只合一種，如何更別？』師曰：『汝師戒定慧，接大乘人；吾戒定慧，接最上乘人。悟解不同，見有遲疾；汝聽吾說，與彼同否？吾所說法，不離自性；離體說法，名為相說；自性常迷，須知一切萬法，皆從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，聽吾偈曰：

「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癡自性慧，心地無亂自性定，不增不減自金剛，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」』

誠聞偈悔謝，乃呈一偈曰：

『五蘊幻身，幻何究竟？迴趣真如，法還不淨。』

師然之。復語誠曰：『汝師戒定慧，勸小根智人；吾戒定慧，勸大智根人；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脫知見。無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萬法；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脫知見。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；應用隨作，應語隨答；普見化身，不離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二昧，是名見性。』

志誠再啟師曰：『如何是不立義？』

師曰：『自性無非無癡無亂；念念般若觀照，常離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縱橫盡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頓悟頓脩，亦無漸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諸法寂滅，有何次第？』

志誠禮拜，願為執侍，朝夕不懈。

2.

僧志徹，江西人，本姓張，名行昌，少任俠；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雖亡彼我，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北宗門人，自立秀師為第六祖，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，乃囑行昌來刺師。師心通預知其事，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時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將欲加害，師舒頸就之。行昌揮刀者三，悉無所損。

師曰：『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；只負汝金，不負汝命。』

行昌驚仆，久而方蘇，求哀悔過，即願出家。師遂與金，言：『汝且去，恐徒眾翻害於汝，汝可他日易形而來，吾當攝受。』

行昌稟旨宵遁，後投僧出家，具戒清淨。

一日，憶師之言，遠來禮覲。

師曰：『吾久念汝，汝來何晚？』

曰：『昨蒙和尚捨罪，今雖出家苦行，終難報德，其惟傳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覽《涅槃經》，未曉常無常義，乞和尚慈悲，略為解說。』

師曰：『無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』

曰：『和尚所說，大違經文。』

師曰：『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？』

曰：『經說佛性是常，和尚卻言無常；善惡諸法，乃至菩提心，皆是無常，和尚卻言是常；此即相違，令學人轉加疑惑。』

師曰：『《涅槃經》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，便為講說，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，乃至為汝，終無二說。』

曰：『學人識量淺昧，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』

師曰：『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，乃至窮劫，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；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；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；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，共成八倒，故於涅槃了義教中，破彼偏見，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。汝今依言背義，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，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，縱覽千遍，有何所益？』

行昌忽然大悟，說偈云：

『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，不知方便者，猶春池拾礫；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，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』

師曰：『汝今徹也，宜名志徹。』

徹禮謝而退。

3.

有一童子，名神會，襄陽高氏子，年十三，自玉泉來參禮。

師曰：『知識遠來艱辛，還將得本來否？若有本則合識主，試說看。』

會曰：『以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。』

師曰：『這沙彌爭合取次語。』

會乃問曰：『和尚坐禪，還見不見？』

師以柱打三下，云：『吾打汝，是痛不痛？』

對曰：『亦痛亦不痛。』

師曰：『吾亦見亦不見。』

神會問：『如何是亦見亦不見？』

師云：『吾之所見，常見自心過愆，不見他人是非好惡；是以亦見亦不見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則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；痛不痛是生滅。汝自性且不見，敢爾弄人？』

神會禮拜悔謝。

師又曰：『汝若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見性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見自心，卻來問吾見與不見。吾見自知，豈待汝迷？汝若自見，亦不待吾迷，何不自知自見，乃問吾見與不見？』

神會再禮百餘拜，求謝過愆，服勤給侍，不離左右。

一日，師告眾曰：『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否？』

神會出曰：『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』

師曰：『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』

祖師滅後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，著《顯宗記》盛行於世；是為「荷澤禪師」。

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，多集座下愍而謂曰：『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；無名可名名於自性；無二之性是名實性，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，言下便須自見。』諸人聞說，總皆作禮，請事為師。